

■ 随心所悟 ■

一步，便是又一季

■ 文/杨岷

电台的女主持在节目尾声很亲切地说：冬天到了，多加一件衣服，别感冒了。

一言可以乱四季，一步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四季乱了，会有什么感觉？时序凌乱，人糊里糊涂，先呆后醒，继而涌出一种不信任。那夜，我着薄薄的短袖在卧铺车上进入梦乡，醒来到了香格里拉。冷得瑟瑟的我加上了棉袄，戴上了围巾和手套，看呼出的气凝成白色的一团，在鼻尖两寸之外，久久不散。不过一夜的功夫，我只是抬腿上车而已。

昨夜分明是夏季，而今便到冬天。这真是冬天么？望着对面同样打扮的人，不确切地问：这样穿会不会不合适？会不会还少了些？这一惊诧，连冷和热都不敢相信感觉。昨天与今天，像隔着一堵墙，原来的世界被挡在了墙的另一面，回不去了。

这让我想起了烂柯人的典故：晋朝的王质有一天到信安郡的石室山打柴，看见一童一叟在溪边大石头上下围棋，于是把砍柴的斧子（柯）放下，驻足观看，看了多时，童子说：“你该回家了”。王质去拿斧子，看见斧柄已经腐朽，磨得锋利的斧头

也凹凸不平。回到家，家乡已无人识他。提起的事，都说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原来王质误入仙境，仙界一日，人间百年。

读这典故当时我很羡慕王质的仙缘，白白偷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回不去”三字让我生了另一种想法，王质一定很惆怅很苦闷很彷徨。他并没有过那上百年的日子，他只过了一日而已。这一日，代价何等沉重。他若有老母，老母该如何望眼欲穿；若有妻子，妻子该如何花容惨淡；若有儿子，儿子该如何相思惦念。结果，他失了奉养父母的机会，失了与妻子白头到老的机会，失了陪儿子长大的机会，甚至那个世界都不是他所熟知的世界，这样的失去，这样的季节消失，你羡慕还是不羡慕？

有时，季节的转换就是一阵风。在新疆过有名的黄金大道时，开车的图瓦小伙巴勒森说，前几天这里景色更好，树叶更密，山的颜色更黄。不过现在也不错，再到一场风，便萧条了，这是他的经验。我感觉季节就在那最后一场风里，就在他的舌尖上，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用手一摸就能触到。而有时，你刚在北方看了初春，树芽在

枝干上冒出嫩嫩黄黄的小头，飞机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在三亚温暖的海水里泡澡了。四季于今变成可以捕捉的东西，只要愿意，只要你想，你尽可以在其间穿梭，从初秋到浅秋到深秋，从苦寒到酷暑，若慢慢来，你就去爬一座高山，从山脚的初春品起，一直尝到山顶的严冬，一点点地、慢慢地尝，你会发现古人脑中毫不动摇的春夏秋冬，并不是不可颠覆的。武则天令洛阳的牡丹在冬天全部开放也不是神话，你还会想到什么呢？

难忍受的是人生的一步，从此跨入寒冬。不是金榜题名，从此仕途顺利，花好月圆一步，这样的一步不多，通常是反面。我记得父亲的病理报告上的脑瘤几个字，就把昨天的欢乐断然截开，只剩下今天的眼泪，担忧和不安，是第一次深刻地体会，一步便是深渊。为什么不能在欢乐时长眠呢？这样，苦难便不会成刺，让人遍体鳞伤。也是这样的冬季，让人突然间懂得：身体健康才是最好，也懂得，刚刚过去的季节，是如何的甜，比蜜。从此，明白，当下好好地活，不管哪一季。

铁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 文/丰成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于镇江南郊、沪宁铁路线东侧的一个小村庄。这里，还有个非常小却很古老的火车站叫做“渣泽”。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惯了来自铁道上蒸汽机的轰鸣和内燃机清脆的汽笛。我还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在铁路边放牛、割猪草，或者对着列车上临窗的旅客做“鬼脸”……

忘不了几时的岁月里，由于生活条件差，舍不得买两毛钱一张的火车票，我曾多少次跟着父母徒步去镇江城里，从“渣泽”到“镇江南站”单程就要步行3个多小时。

即使舍得坐火车进城，也很不方便：每天只有两趟上、下行的客车在小站停留短暂的几分钟，稍不留神就会误了车次。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句容农校读中专时，一次国庆节放假，因为长途汽车误了点，从句容赶到镇江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启动，我急得干瞪眼没办法。当时我正患感冒，仍然只能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累得半死。

就这样，我与铁路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直到2007年4月份，老家村庄旁的沪宁铁路线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一列

列的动车如蛟龙出海，铿锵有力地演奏着“路与车”的崭新乐章。列车的提速，也标志了时代的巨大进步。

到了2008年，在沪宁铁路西侧不到三公里的距离内，京沪高速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的镇江段先后紧锣密鼓地开工建设了。

如今，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小小的“渣泽”火车站早就停止使用了，但是这两条新建的铁路，正好都从我工作的小镇辖区通过。

为了确保两大工程顺利实施，我们镇政府的机关干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不分昼夜地深入相关村民家中，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拆迁安置工作。要不了多久，时速三百多公里的高速火车将穿梭于家乡大地——我们镇江与上海等国际大都市的距离，正在不断地迅速缩短。

沪宁铁路、京沪高速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这三条“钢铁长虹”，为我的家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也为镇江的经济腾飞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运行“轨道”。

六十载新中国建设，三十年改革开放，让家乡镇江与时俱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如今，她正踏着改革开放之“车”，沿着科学发展之“路”，一日千里，奔向未来！

■ 闲情偶记 ■

雪花轻扬

■ 文/徐铭

昨晚天气预报，今天有中到大雪。因此，头靠着枕头的时候还在想着明天一早的洁白世界。想着那曾经雪花飘舞的美丽。

早上一觉醒来，却是有见到那透过窗帘的白光，举目处，竟是黑黢黢的，侧耳细听是淅沥的雨声。起床，拉开窗帘，院子里的枝桠上一片湿漉漉的，一切都像刚从水池里捞出来的一样。竟是没有见到那按理应该有的银装素裹。

在厨房忙着早餐。偶尔一抬头，却见天空飘舞着的朵朵雪花，果然无愧于那“中到大”的称号。是的，雪花，你悄悄地来了，无声无息的，却又是热烈的飞舞着，旋转着，然后又是悄悄地降落，无声地消融在那湿漉漉的树枝上、湿漉漉的地上，竟是没有一点痕迹。只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没有一点遗憾？没有一点惆怅？因为我不是你。

上午，在会议室。会议休息的片刻，正是雪花密密的时刻。隔着大幅的玻璃墙，看着雪花的追逐、起舞，密匝匝、齐刷刷的，纷纷扬扬，然后照例的回归——黄黄的草地上，貌似已有白白的一层隆起。期盼着，期盼着那厚厚的集聚。然而，终究是敌不住雨水的侵蚀，依然回归于一片透明的水色，你依然是悄无声息、难觅踪迹。

一天的雪花。到夜晚，依然飞舞如初。极目之处，竟不见那该有的皑皑积存。夜色中，借着回家的车灯的光芒，见雪花热烈地扑向车窗，你依然是没有声息的碰撞，悄悄地化作一颗晶莹的泪滴，慢慢地下滑，依然无声无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着一点无奈？有着一点愁绪？因为我不是你。

忽然想起志摩的诗：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我知道，这样的雪花，为着自己的钟爱而献身、消融，是定然没有遗憾、惆怅，也决计没有无奈和愁绪的。我知道，尽管我不是你。



远逝的稻草垛

■ 文/吴建

前些时候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家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毕，稻谷晒干了收进了粮仓。那秸秆呢？我问父亲，还要那草干干嘛，全部卖给收草的小贩了。父亲说。放下电话我怅然若失。殊不知，稻草在我们农村，曾是千家万户用于炊事的主要柴薪，草和粮同样宝贵，是我们生存活命的根本。

我的家乡地处江海平原，没有山峰丘陵，缺少枯柴野枝，烧锅煮饭大都用庄稼的秸秆。“稻既登仓，禾秸杂沓，翁命收积为垛”。记得每年秋收之后，我的父母就非常珍惜地将从脱粒的稻草储存起来，以备日常燃用。乱秸比较好堆，父亲用那长柄铁叉一次能叉一个小丘似的草垛，几个草垛堆上去后，用铁叉拍拍，用脚踩踩实，然后再用铁叉叉草，两三亩田的稻草个把小时就能堆好。扎成堆的则难堆一些，要一个把一个地地拎到草堆上，还要排齐压实，到顶时又要做成屋脊似的上盖，以便雨水外泄。堆好的稻草垛犹如一个倒扣着的大元宝，高大结实，饱满陡峭。狂风吹不散，暴雨滴不进，终年保持草质如新。

稻草垛曾是水乡平原上的一大景观。它们散落在房前屋后，河沿树旁，给江海平原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季，和煦的春风从稻草垛上掠过，那清新的稻草香混合着花儿的芳香弥散在村庄上空，令人陶醉。夏日，草垛上爬满了豆秧瓜秧，把草垛染得浓绿一片。到了秋天，草垛上又是另一番情趣。缤纷多姿的丝瓜花、扁豆花、牵牛花把草垛装扮得一片灿烂，楚楚动人，随便

掀开哪一片绿叶，都能看到一个个果实笑藏在里边。月朗风轻的夜晚，寄居在藤蔓上的纺织娘、织布郎，放声歌唱；隐蔽在草隙间的俏蟋蟀、钱驼子，轻声吟和，闹哄哄，不停歇，草垛简直成了“音乐演奏厅”。冬天，乡下人衣着单薄，瑟缩着身子依偎在草垛上晒太阳，人们得到的抚爱、温暖，只有母亲的怀抱可与之相比。

炊烟，在乡间曾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稻草的炊烟，更有它独特的俊美。稻草不耐烧，在锅膛里火力一会儿旺，一会儿微，因此，烟囱口冒出来的炊烟，也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浓时如乌云翻滚，缭绕着升向空中；淡时丝丝缕缕，袅袅娜娜，似有谁在描绘着一幅画，漫不经心。

稻草垛还是我们儿时最大的乐园。每年暑假，小伙伴们就三五成群以稻草垛为碉堡、据点，或捉迷藏或打游击战。我们在这个没有任何装饰的舞台上轮番上演从课本中学来的小英雄雨来，王二小放牛，黄继光堵枪眼。队里偶尔放一场电影，我们会早早地赶到稻草垛，占据有利地形，谁也别想侵占。等到电影放完的时候，我们早已倚在稻草垛上甜甜地进入了梦乡，脖子上还挂着涎水呢。

而今，电饭锅、液化气进入寻常百姓家，管道煤气也正向农村延伸。千百年来与农民同呼吸共患难的稻草，就只能卖掉了。由此，我是该为稻草垛的消失高兴还是伤感？但我知道，不管怎么样，稻草垛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 故乡回望 ■

古城巷里

■ 文/田冰

穿梭在古城的巷里，斜阳下斑驳的青砖黛瓦，锈迹斑斑的大宅门，勒痕累累的井栏，还有辙印深深的石条道和闲坐在老宅门口的银发老人，似乎要向过往行人倾诉着隐藏已久的秘闻趣事。然而，却很少有人驻足问津，或许是无暇顾及，或许是早已忘却。在年轻人的眼里甚至不愿提及祖上留下的这份遗产，也许这是影响他们远走高飞的包袱，狭窄、阴暗、潮湿、拥挤已经成为他们通往幸福之路的绊脚石。破落、空旷、寂静已经成了巷里的代名词。

可是，在顽童眼里，这里炊烟缕缕，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巷里是他们玩乐的最佳场所。捉迷藏从未迷失方向，蹬墙上屋无须用梯，只靠双手双脚，撑开外墙，交叉并行即可。大杂院里伴随同伴的成长是他们最难忘的记忆。

在学者眼里，这里就是一个艺术宝藏。有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单纯从千奇百怪的巷里名称便可考究多时。什么大龙王巷、小白龙巷、东西麒麟巷、雁儿河巷、蛤蟆院、梅花巷，多么富有情趣；什么剪刀巷、簸箕巷、篾篮巷、柴炭巷、醋巷、戛儿巷、盆汤巷、缸瓦巷，是多么的滑稽可笑。殊不知，正是这些雅俗共赏、包罗万象的名称为镇江这座古城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极有力的见证。

伴随着老城区改造步伐的加快，我带着相机一次次地穿梭在古城巷里，在我的

眼里，它就是一部经典的教科书。我要尽快地阅读它，因为它已经让我认识了深藏在（大杨家门）巷里的画梁雕栋是那么的精美，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当年主人踌躇满怀的情绪；让我认识到（同鑫里、同德里）一群人同是那么的真诚，看到他们同心同德共建家园的决心；让我看到曾经繁华的商埠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北五省会馆、芦州会馆）和香火兴旺的寺庙（火星庙、灵鹫寺、龙王庙、东岳庙）；让我听到这座城市变迁的脉搏跳动声，小码头无码头，牌湾无湾，沧海桑田，古城在生长。

我不止一次地被居民问及小巷何时拆迁，从他们期待的眼神中我很无奈地说出大概的时间。我知道我是无法阻挡小巷的命运，城市要发展，居住条件要改善，一些巷里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接下来，他们的命运又该如何，我难以回答。北京的胡同在改造中消失，苏州的小巷在改造中迷失方向，如果我们单纯地保护几处古宅，在高楼林立的楼林里欣赏它，喧嚣的城市和匆匆的行人，岂能与之相匹，这与西服里头穿一身唐装又有何异！

断臂维纳斯，是一种残缺的美，那是无奈。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复制出她原先的美。凤凰古城秀美，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纷纷踏足，源自大山和沱江的庇佑。处于跨越发展的今天，最宜居居住的城市山林，古城的巷里如何保持经年不衰，值得我们大家共同献计献策。